

人物素描

重现艺术

Adam Lowe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利用激光技术和定制工具来复制艺术品和历史古迹会如何。这正是洛维公司的工作：帮助保存真迹。

撰文 马修·斯特吉斯（*Matthew Sturgis*）
摄影 本·罗伯茨（*Ben Roberts*）

大约下午5点，阳光斜斜地透入西面的窗户。这里是威尼斯圣乔治·马焦雷教堂内由帕拉迪奥（Palladio）设计的大厅。过去的近200年中，阳光照亮着这个空旷但毫无装饰的大厅。但在这之前，情况并非如此。1563年，意大利画家保罗·委罗内塞（Paolo Veronese）创作了他的绘画杰作《迦纳的婚礼》，那华丽的盛筵、欢悦的情景，以及圣经寓意，满满呈现于大厅尽头整面墙壁的上部。但在18世纪末，拿破仑掠走了这幅画作（以及大量其他的意大利艺术珍品），并将其收藏于卢浮宫中。尽管在拿破仑遭

亚当·洛维站在一座有翼狮身人面雕塑的复制品旁边，原件来自伊拉克古城尼姆鲁德的亚述王阿苏尔纳西尔帕二世的王宫大殿。这是 Factum Arte 马德里工作室许多项目中的一个。



对页: **Factum Arte** 数码印刷工作室中的一张工作台, 放满了正在进行中的工作 (左)。复制文艺复兴时期杰作《**Polittico Griffoni**》所需的相关彩色笔记 (右)。色彩配对

是工作进展过程中重要且复杂的一环, **Factum Arte** 甚至开发出专门的色彩“棒”, 用以对照原件来确定准确的颜色。左图: 这些测试图是公司复制塞提一世法老陵

墓的部分准备工作。下图: 由该公司自行设计的“薇罗妮卡”扫描仪, 可以通过一系列三维打印和原型制作系统记录物件的立体外形, 进行屏幕显示或制成实物。



遇滑铁卢惨败之后, 大部分艺术品被悉数追回, 但《迦纳的婚礼》因为太过脆弱, 经不起长途运送, 只好留在卢浮宫。而那些带着自拍杆挤破头皮去欣赏《蒙娜丽莎》的游人, 偶尔也会在这幅画作前驻足停留。

不过在2007年, 这幅画作隆重凯旋, 回归意大利。在一群特邀嘉宾面前, 幕布徐徐升起, 人们再次欣赏到委罗内塞画中的婚礼宾客啜饮奇迹葡萄酒的情景, 他们栩栩如生, 穿戴着锦锻丝绸和闪耀的珠宝首饰。但这幅作品并不是真迹, 而是精心制作的复制品: 它运用了还原真迹的颜料搭配, 在画布上重现。这是由艺术家、工匠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创新公司**Factum Arte**创作的作品。而该公司是英国艺术家亚当·洛维 (Adam Lowe) 组建的一个实验室兼工作坊。

安置于帕拉迪奥大厅内的复制画作让这片空间重现生机: 画作与建筑物浑然天成, 相得益彰。下午5点时, 纵横房间的阴影与画作中的阴影交相呼应。洛维对这样的效果非常满意, 他认为: “这是另一种呈现真迹的方式, 而人们对此已有积极的反馈。”意大利报

纸《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 称其为“艺术的转折点”, 每年吸引着数以万计的参观者。

洛维年过50, 头发在前额晃动, 像个大男孩。他满腔热情, 极富感染力, 依旧对新思维和挑战充满好奇。20世纪80年代他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就读期间, 开始对早期印刷技术着迷。“戈蒂埃 (Gautier D'Agoty, 法国解剖学版画家) 的作品确实能启发心灵。他在18世纪50年代完成的真人大小四色金属版画让我惊叹。”

技术的各种可能性让洛维振奋不已, 也对他的艺术作品产生影响, 例如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印刷作品, 采用固定在伦敦泰晤士河滩上经受潮汐日夜冲刷的特制蚀刻板进行压印。这也使他与西班牙超级写实主义艺术家曼努埃尔·弗兰克洛 (Manuel Franquelo) 合

作。据洛维说, 两人后来决定“结合双方的特长”, 研发记录和复制图像的新方法 (最初是为各自的艺术作品), 继而在2001年创立了**Factum Arte**。公司如今已经颇具规模, 现分布在3个地点, 其中包括位于马德里近郊的一座繁忙的白色仓库。公司开发了一系列自有的高科技器械, 包括打印机, 和一台名为“薇罗妮卡” (Veronica) 的高清三维扫描仪。

洛维现在将他的专长与近60名员工的力量结合, 为许多当代艺术家创制作品, 包括安尼施·卡普尔 (Anish Kapoor) 和马克·奎因 (Marc Quinn), 同时还负责监管格雷森·佩里 (Grayson Perry) 的挂毯制作过程。我们见面时, 洛维对其与“沙特艺术界的两颗明星”——阿卜杜纳赛尔·格雷姆 (Abdulnasser Gharem) 和艾哈迈德·梅特 (Ahmed Mater) 合作

新技术能精确复制艺术品, 但人这种要素绝对不可或缺, 最后的修整工作通常必须由手工完成。

纳赛尔·格雷姆 (Abdulnasser Gharem) 和艾哈迈德·梅特 (Ahmed Mater) 合作的“伟大项目”感到特别兴奋。

不过, **Factum Arte** 最出名的工作还是详尽细致地重制现存和遗失的艺术作品: 画作、草图、雕塑、家具、建筑, 只要属于艺术品的范畴。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埃及方面的一次委托——记录和复制塞提一世法老陵墓中的一块墓壁装饰。项目的成功带来更多的工作邀约, 从复制卡拉瓦乔 (Caravaggio) 的某些作品, 到为达吉斯坦的一座清真寺做详细记录: 从表现皮拉内西 (Piranesi) 的家具设计, 到根据分别收藏于5座博物馆的艺术品重塑亚述王阿苏尔纳西尔帕二世的王宫大殿。

埃及仍是**Factum Arte**的工作重点。公司规模最为宏大的计划是一个持续项目——为底比斯陵墓遗址内塞提一世、图坦卡门法老和奈费尔提蒂王后的3座伟大陵墓, 制作原物大小的复制品。正如洛维解释, “本来它们可能就为永恒而建, 而非为游客所造。”温度的变化, 光线的曝晒, 位置的移动以及游客的呼气都会令油彩表面受损。在现场设置精确的复制品能为游客提供

接触图像学的机会, 体验这些古老墓葬室的神秘面貌。

开展这样的工作需要研发新的技术, 首先要以对原件伤害最小的方式记录最精准的数据, 然后以最准确和最有力说服力的方式将之重现。这些工具例如用于记录浅浮雕表面的“露西达” (Lucida) 三维激光扫描仪, 绝大多数均由**Factum Arte**与公司创始人之一弗兰克洛合作设计发明。

不过, 人作为一种要素绝对不可或缺, 最后的修整工作通常必须由手工完成。对此, 洛维解释说: “在色彩匹配方面还是人眼最为准确,” 因此**Factum**精心开发了一个分级色彩“棒”系统, 可以靠近原件表面进行记录, 并实现精准的色彩匹配。

整个公司都仰仗于洛维的艺术感, 以及他对所处理作品的深刻理解和尊重。此外, 他在谈论艺术时似乎总会被结构性的事物所吸引——草图、研究资料或是遗迹。他说: “牛津大学阿什莫林 (Ashmolean) 博物馆里米开朗基罗的画作是这世上我最喜欢的东西之一。”他在牛津大学鲁斯金学院学习期间, 曾在该博物馆拥有一间工作室, 空闲时便

潜心钻研那些藏品。(2015年**Factum Arte**对该博物馆的藏品做了高清扫描。) 技术、人性、美学, 加上对细节的一丝不苟, 这些元素的完美融合保证了公司的声誉。

然而, 洛维并不介意当代文化中的许多艺术复制品。虽然“真实性”的各种概念主导着许多当代讨论, 但人们对此莫衷一是。古典和文艺复兴时期亦有很多仿制品和复制品, 在这变幻无常、不断衰退、充斥着反传统的破坏 (有时是过度修复) 的世界, 没有艺术作品能恒久不变。单件作品变得七零八落, 或被迁移到新的地点。洛维力求在这种无常的变化中为**Factum Arte**找到工作空间。

Factum的超高清三维记录能带来新的契机。图坦卡门墓的扫描图像揭露了一面墙上一个从未被注意到的部分有着不同的表面特征, 让英国考古学家尼古拉斯·里夫斯 (Nicholas Reeves) 想到, 那可能是另一个墓室的隐蔽入口, 甚至可能通往传说中奈费尔提蒂王后的陵寝。这是学者们渴望证实的一个理论。协助寻找失落的王后将会是**Factum Arte**的另一项新成就。◆